

〔美〕丹尼尔N·鲁宾逊 著

杨韶刚 等译

现代心理学体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现代心理学体系

〔美〕丹尼尔N.鲁宾逊著

杨韶刚 刘力 孙卫民 译

李汉松 杨韶刚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8.北京

Daniel N. Robinson

Systems of Modern Psychology: A Critical Sketch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9

根据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译出

现代心理学体系

〔美〕丹尼尔N.鲁宾逊 著

杨韶刚 刘力 孙卫民 译

李汉松 杨韶刚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新华书店经销 牛栏山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开本 9.875印张 220千字

1988年10月第一版 198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ISBN 7-80050-018-7/B·5 定价: 2.95元

中译本前言

《现代心理学体系》这部著作，是美国乔治城大学心理学教授D·N·鲁宾逊博士的精心杰作。他长时期研治心理学的发展，占有丰富和系统的文献资料，曾编著出版过28卷本《心理学史上的重大贡献》（1977-1978）和《心理学的精神文化史》（1976）等10多种心理学专著，影响极大。《现代心理学体系》是继上述两部巨著之后，接受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邀请，结合当代西方心理学的情况和问题撰写的，目的在于联系心理学的历史和现状，综合当代心理学成就，为形成新的心理学体系提出一个研究纲领。

鲁宾逊在这部著作的序言中说到，当代西方心理学在蓬勃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崇尚应用和技术的倾向，以致有人竟说，要建树心理学体系，简直是“幻想”。该书作者不同意这样的见解，但也告诫人们，建立一种科学的心理学体系并非易事。它决不是凭头脑构思可以完成的，重要的问题在于对体系有个“精确而清晰的全面见解”。他以为，这种见解可以综合已有的物理主义、行为主义、认知心理学、精神分析、现象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理论得到借鉴和启发。在他看来，这六种理论虽然算不上是真正的科学体系，却有体系的种子，可以从中汲取教益，指出方向和提出忠告，为近期和未来的心理学研究提供指导。

这部名为《现代心理学体系》的著作，实际上是尝试通过分析和评论上述六种现代和当代西方心理学的理论，提出一种综合性的理论体系为目的。作者之所以认为这六种理论还算不上是体系，是因为这些理论按自然科学史上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的宇宙哲学体系为模式的。根据这个模型，每种心理学体系都必须考虑从每一观念的发生到社会道德的形成。然而，这样一来，就在心理发生和身心关系的问题上遇到了困难。他指出，无论是物理学还原主义的生理心理学，还是行为主义都难以从生理的物理化学模式科学地论证这两个问题。格式塔心理学的心物同型论只是一种心物平行论，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创导者马斯洛应用了体内平衡的生物学观，也未能科学地回答问题。其它象认知心理学和现象学的心理学，企图从认识论方面解决，回避了心理的本体论，其实是放弃了心理的主体。精神分析者弗洛伊德也是以牺牲主体来换取生物学的性本能为代价的。由于上述六种理论，虽然具有体系形式，却无法解决心理学中最根本的关于心理究竟是什么，如何发生，身心关系究竟如何的问题。他认为，在当前科学水平下，解决这几个根本问题的条件还不成熟，只能提出一些形而上学的假设，以代替科学论证。一门科学如果把它的前提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假设上，那么这门科学的体系也就成为虚构的。

作者为了论证他的上述见解，在这部著作的第2—6章中对这六种理论作了精辟的深刻分析，对每一种理论从历史到现状，分别论述了它们的由来、发展，和在当代心理学中互相吸收，渗透的情况，既指出每一理论的不足和失脚之处，也肯定了它们的成就和综合成统一理论体系的可能方向。

作者在分别评论了各种理论的得失之后，在第7章，也

是最后一章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理论的研究纲领。纲领中首先指出,应清除一些迷惑性的假设,如关于心理的生理机制。他说,这种假设对每一心理的过程或事件有一相应的机制的要求,是做不到的。当代的生物化学已揭示了神经细胞的核糖核酸的生化机制,但又如何回答心理的发生呢?为此,必须放弃事事要求机制的意图,而先研究描述神经功能。他深信心理过程和生物规律之间是等价的,但不是同一的。如果从生态学效应上描述适应性行为的神经功能,那么心理学本身达到系统的理论水平时,神经生理学的方法和发现也就具有心理学的意义。

应该放弃的第二个迷惑性假设,是心理学中的达尔文主义。心理学和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相结合强调了行为的适应性。换句话说,凡不是达尔文主义的行为都是非适应性行为,这就忽视了个别差异的研究。个别差异是个体之间的差异,不是种系之间的差异,而个别差异也是适应性行为的结果。

他称以上两种假设为迷惑性假设,是由于这两种假设支配下的心理学研究,使心理学叛离了自身研究的正题而走上邪路。这就是人们通常说人类心理的生理学化或生物学化。除了指出应该放弃的迷惑性假设外,他还列举了非必要的假设,知觉和实在论的假设等等的不足和缺陷,并作了说明和提出了补救的办法。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读者看了自会明白。

除了评论上述各种假设,作者在如何建立体系上从积极方面提出一个体系应包含的内容,如自我意识、学习和记忆、动机、推理等。他认为心理学研究的行为一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意义的行为,不管这种行为是否有创造性或破坏性,是社会的还是道德的,它是真正的有理智的人的行为,除了

那些微不足道的反射的或无目的的行为外，人类的推理决不能排除在人类心理学之外。

鲁宾逊在最后说，上述的研究纲领所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和忠告，是一种未来的心理学体系必须做的事。如果有人怀疑这一纲领和忠告，那么历史和现状有许多经历过的事都可以作证。他还说，当然，关于动物心理也应该研究，但只能作为研究人类心理的背景，而建立心理学的综合理论体系，必须考虑通常和人的思维、活动和动机相联系的过程，然而，已经研究的低等动物心理很少考虑这样的联系。

以上这些就是鲁宾逊教授经过数十年辛勤劳动，在这部著作中所表达的思想，关于建立心理学体系的基本思想和研究纲领及其分析综合出来的结论，是该著作精华所在，读来令人入胜，对于我国建设心理学体系是有启发的。全部著述非但论证精辟，富于创见，而且知识广博，本来习以为常的人们熟悉的许多知识，经他分析综合联系起来之后提出的论点，很有顿开茅塞之感，因而无论对心理学工作者，或者对心理学有兴趣的读者都值得一读。当然，鲁宾逊是美国大学的教授，有机能主义现象学的思想影响，他的立论、论证和表达方式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希望读者细细领会，反复思考，定有所收获。

本书是由杨韶刚、刘力和孙卫民三位青年同志合译的。其中，第二、五章系杨韶刚译，序言、第一、三、七章、各章注释及索引系刘力译，第四、六章系孙卫民译。三位译者曾相互校阅了译稿。杨韶刚和我最后又分别统校了全部译稿。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有关专家和广大读者赐教，以便再版时校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璧如同志对本书的

翻译出版曾给予热情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李汉松

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

1988年6月28日

序 言

当应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之约撰写本书时，我刚写完了28卷本的《心理学史上的重大贡献》最后一卷的序言，正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以数千页篇幅对18、19世纪心理学的考察，使我确信固然当代心理学缺乏体系，但是从总体上说这或许是一个进步。既然我知道从1920年以来就未曾出现过什么新体系，那么我还应约论述心理学体系似乎有些唐突。使我感到为难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所要讨论的大部分内容在我本人的其它著作和论文中随处可见，如果去重复我本人的那些东西，我就有点象是我自己“学派”的发言人了。

这部著作的出版足以表明我能够克服自己的重重顾虑。因此，这部著作不能写成论述心理学体系的教科书。鉴于本书的书名可能使人产生误解，因而有必要适当作几点说明。

本书不打算作为一部教科书，而打算作为一部补充性的论文集，使那些标准教科书的读者们了解一些假设——主要是一些形而上学的假设，一切当代心理学的“体系”都是以这些假设为基础的。借以获得这种了解的方法是评论 (Criticism) 而不是概览 (Survey)。谨慎驱使我在副标题上加了纲要 (Sketch) 一词。事实上，我所提供的是一种评论性的纲要，而不是一种探索和详细的分析。这样，某些段落可能给人以“打了就跑” (hit and run) 的感觉，除非读者了解作者的意图。我试图通过给出一套基本的评论术语，奠定

更详尽分析的基础。

第一章致力于“体系”的概念，其目的在于为体系确定一个较为正式的含义——也可以说对它作了一番夸张——这样就能够对当代的理论观点明确地进行评论。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人们只满足于建立一个能够说明从简单观念形成到社会道德决定因素的一切情形的心理学“体系”。建立这种“体系”的确是一项宏伟的事业；即使失败了，也失败得光荣。从事这类冒险事业的典范是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他们的成就似乎在于把宇宙本身还原为有序的和可预测的。笛卡尔曾梦想把生物科学也哥白尼化——即使在激烈的反笛卡尔主义时期，这一梦想也时常复活。

当代心理学，与时代相吻合，以实在论的学术的研究对象，取代了前三个世纪的极为艰难的观念性的研究对象。在这一点上，弗洛伊德有些例外，但与启蒙时期和 19 世纪由斯宾塞、培因、弗希特和黑格尔等人创立的哲学相比，弗洛伊德的“体系”是不过分的。为这种取代所付出的代价是对主体的一再轻视。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当代心理学以理论体系的丧失换取了技术方法，但后者常常被机械地使用，以致于通常被排除在观念史——包括科学思想史——的研究之外。在某些方面，这类情形在不断增加。当前，存在着一种背离了心理学体系应该是一项宏伟事业这一观点的倾向，这种倾向趋向于一种大相径庭的观点，即认为所谓体系只是一种幻想罢了。我相信这种观点一定会遭到抵制，但决不是自欺欺人地在头脑中去构造一个合法的心理学体系。

最终我们所需要的系统心理学是精确而清晰的综合见解。在本书中，可以把这些见解看作是物理主义的、行为主义的、认知的、精神分析的、现象学的和人本主义的观点。

在这些观点中都各自包含着一种体系的萌芽，但没有一种观点现在就能称为体系。为了勾划出一个可以进行系统研究的评论界限，我试图指出一个适当的方向，并提出一些中肯的忠告。

这本小册子还包含着另外一个目的，但这个目的可能超出了大多数读者的兴趣范围。有人曾抱怨——幸运的是只是很少几种抱怨之一——我的《心理学的精神文化史》对20世纪的成就没有给予足够的篇幅和足够的重视。对于这些细心而善良地作出这种评价的读者，我奉献出这本书，部分地作为对那部著作的补充。

最后，我想坦率地对那些在本书中讨论了他们的谈话和著作的人说几句话，评论是针对着他们的。对于那些昙花一现的推断，对于那些缺乏内容、缺乏可能性、缺乏蕴涵的推断，我是不屑一顾的。我所选择的评论性考察，值得所有对心理学感兴趣的读者注意。如果我的评论误解或曲解了作者们的原意，我深表歉意。本书是一部抛砖引玉之作，如果它能够引起任何反驳，就算完成了它的一项重要使命。

丹尼尔 N. 鲁宾逊

1979年3月

乔治城

目 录

中译本前言	(1)
序言	(1)
第一章 体系的本质	(1)
体系的要素	(1)
解释	(6)
问题、时尚和历史	(14)
第二章 物理主义的观点	(18)
历史背景	(18)
现代的阐述	(26)
方法	(28)
知觉理论	(33)
学习和记忆理论	(54)
动机和情绪理论	(69)
语言和认知	(75)
小结	(81)
第三章 行为主义的观点	(88)
联想主义	(90)
邻近	(98)
强化	(106)
关系行为主义	(121)
小结	(127)

第四章 知觉记忆和认知	(133)
特征、场和格式塔	(144)
记忆和遗忘	(154)
认知理论	(158)
智力	(168)
小结	(171)
第五章 人格动机和精神分析的观点	(175)
人格	(181)
动机	(192)
精神分析的观点	(201)
小结	(216)
第六章 第三势力：现象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	(220)
社会现象学和情境决定论	(241)
小结	(246)
第七章 结束语：概念的整合	(250)
迷惑性假设	(251)
非必要假设	(254)
无效假设	(256)
知觉与实在论假设	(258)
知觉与遗传	(258)
一般遗传	(259)
自我意识	(260)
自我意识和认知	(260)
学习和记忆	(261)
动机	(261)
推理	(262)
参考文献	(269)

人名译名对照	(287)
主题索引	(293)

第一章 体系的本质

体系的要素

在教科书和学术论文中，“心理学的体系”这一表述如此普遍，致使人们提出，对于什么是体系应该有一个共同一致的约定。体系已经成了有点象是被保护的术语，它之所以被承认，是由于它使用得频繁，而不是它所传递的信息。可以预言，公开的演讲提供不了什么援助。那么，始终贯穿在“政府系统”、“交通系统”和“贝尔电话系统”中的共同概念线索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询问一个普通人——在每一场形而上学争论中的幕后支持者——他所知道的“体系”的含义是什么，那么他找不到恰当的词汇表述他的见解。相反，他能举出一些实例：消化系统、博弈系统、工资系统和哥伦比亚广播系统。在公共领域和科学领域中起作用的任何术语，或许都应该具有清晰性和精确性。当然，本书不期望具有法律效力。但是，鉴于以下各章都将涉及心理学的“体系”，“体系”这一概念遍及全书，占用一定的篇幅对“体系”这一概念进行分析是有益的。

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脱胎于精神文化这个更大的系统。因此，无论任何体系都属于思想体系。尤有甚者，作为科学思想体系的心理学应该是有特色的，因为心理学这门学科是在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之后形成的。有关科

学体系的最早记载是在前苏格拉底哲学中发现的，并且是以宇宙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古希腊的宇宙论不仅是最古老的科学体系的典范，而且也是科学中反思的形式结构原型。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宇宙论者说的都是同一类事情，因为他们的确说的不是同一类事情。恩贝多克利主张宇宙由四种基本元素（土、气、火和水）组成，宇宙万物都可以由这四种元素的组合来解释。更早一些时候，巴门尼得曾把一种基本的、单一的“存在”作为宇宙的唯一基础。对于某些宇宙论者来说，元素的不变性意味着感知到的变化一定是幻觉。对于另一些人（例如，赫拉克利特）来说，则只有变化的事物，而无不变的事物。然而，在所有古希腊宇宙论的体系中，有三个基本的要素：第一，一组全称命题，从这组命题中可以演绎出发生在该体系所适用的那部分宇宙中的所有事件；第二，对于所谓事件的叙述；第三，关于该体系所包含的那部分宇宙的规定。

当然，这些特征的每一个都困难重重。从前苏格拉底哲学思想的残章片语中，似乎可以看出，前苏格拉底哲学对知识本身的问题并不完全了解，而多少有点满足于在没有重大异议的情况下，允许世俗的语言和通常的知觉发挥作用。这样就有了第四个要素——这个要素并不十分为前苏格拉底哲学所注意，并且往往被每一个时代，包括我们这个时代所忽视。这是一个认识论的要素，它以认识的过程和活动为研究对象。在考查认识论问题时，苏格拉底及其学派比他们所有的先辈都更忠于职责。他们认为所谓知识的每一个实例，都包含着感知主体和被感知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们发明了心理学。认识论导致了心理学的诞生。

乍看起来，虽然认识到本体领域不能被认识而又去谈论

这些领域，似乎有些矛盾。但是有许多事情，我们虽然知道，却不能直接认识。因此，罗素在相识知识（Knowledge by acquaintance）和描述知识（Knowledge by description）之间作了有益的区分⁽¹⁾。人们通过（直接的）相识知识就能知道自己的饥饿，但必须通过（间接的）描述知识才能知道他人的饥饿。说“我知道你饿了”并不等同于说“我知道你的饥饿”。因此，我们并不期望在一个体系的认识论特征和本体论特征之间完全对称。常常存在着这种情形：在某种情况下，我们知道存在着一些我们不能直接认识的事物或事件，但是这些事物或事件可以从已知的事物或事件中推论出来。

“学科”这一术语已经使用了好几次了。应该指出，一门学科只有采取了本体论问题的立场才能产生。对于所谓的事件，对于何以才能称之为真实的存在，必须有一个一般的约定。在任何一门学科发展的第一阶段，都包含着本体论的法规和细则。在我们的学科中，只能包含这些项目、事件、实体和过程，而不能包含那些项目、事件、实体和过程。然而，这仅仅是第一阶段，因为一门学科即使能解决所有本体论问题，但可能仍然连一个体系也没有。在托勒密的天文学体系诞生之前，天文学家就测算了星体的运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体系的概念才蕴涵着一个有组织成系统的观点，在科学史上，这种观点是由所谓科学规律的普遍命题来表示的。每一个这种定律都是求助于以假定为论据对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进行狡辩，而不是解决这些问些。可以这么说，只有在必须回答这些形而上学的问题时，这种规律才能成立。这一事实已被迪昂—奎因的论文⁽²⁾所注意，但它并不承认理论的无序性。无论是迪昂—奎因的论文，还是爱因斯坦的